

吴风越雨

拍台角



| 马汉文 |

多年前旅游行至巴塞罗那，恰遇当地人上街游行示威。游行者并不如想象中或金刚怒目或表情凝重，大多嘻嘻哈哈的，有人扮鬼脸，有人打闹，仿佛是一次春游。抵达预定目的地后，队伍解散，示威人群卷起旗帜和标语，三五成群嬉闹着跑进附近饭馆占餐位。这才看明白，这些人欣然上街，并非完全是为表达群团的诉求，更多是为了与同事们的这顿聚餐。那天我们预订的餐馆也被这些人挤得熙熙攘攘的，虽是AA喝啤酒、吃制作粗陋的海鲜饭，他们却吃得欢天喜地的。由此看来，不管种族，人类对食物的关注和享受往往超越了单纯的生理需求，比进食更重要的是与他人共享餐食时的情感联结。

人类的需求大抵大差不差，在“AA制”这个外来词进入之前，苏南无锡本来就有这种社交支付方式的存在。无锡的这种方式名称更响亮，更有动感和画面感，叫作“拍台角”。且“拍台角”最终还被我们逐渐从狭义引申至广义，广泛用于同事朋友间的聚餐，特指由全体参与者分摊或某人单独支付餐费的聚餐形式。

说起来，这样的聚餐或许还是我的课堂。刚进报社时，我还是一个青涩小伙，从小家教就不准接受他人食物。当时按规定，下基层采访就餐要与公职人员一样，交半斤粮票、两角五分餐费，随着物价变化又下文件将餐费调整为五角。有天饭前去总编办查问稿件，何拉我去他家吃午饭。我就掩饰着腼腆随他而去。进门，他妈就佯嗔着说道：“需要人手时见不到人影，吃饭倒回来了！”何嬉笑着回应，并不当回事。而我却羞得脸发烫。他家仿佛是隔天刚

办过什么酒席，菜肴不少。吃完丰盛的午饭，我习惯成自然地掏出半斤粮票、五角钱来。何叱道：“亏你想得出的！”

分享食物的时光是快乐的，也是了解人的最佳时机。大暑天有人买来一个大西瓜，切开摊在办公桌上，招呼同事吃。安、戴两位各捧一块大快朵颐。戴眼珠一转便使坏，放下正吃着的那块，接连捧起桌上还没吃的几块，伸出舌头迅速各舔上一口，然后捧起吃动的那块故意不慌不忙地啃，还得意地坏笑。眼看只能落得吃手中一块的安，涨红了脖子，嘴里含糊地咕哝着抗议这种多吃多占的行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无锡日报社尚在现中山路教堂广场位置。小院里建起的两层自行车车棚，楼下停放自行车，楼上作小食堂。螺蛳壳里做道场，往往吃饭高峰时人都团不转，这就让大家有了转向附近各式食店去“拍台角”的理由。虽然中山路南段当年还没北段那样繁华热闹，但屈指可数的几爿食肆也足以让人轮流“拍台角”了。岸桥弄里的欢喜巷饭店，中山路往南经营三角包、萝卜丝饼和馄饨的小吃店，再往南的汤团店，以及后来开出的楼上楼、卜岩面馆等。

数居委“三代店”的欢喜巷饭店算最像样，一间门面的店堂里放着几张饭桌，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菜单。我们常点的菜是：四喜面筋、麻辣豆腐、菜椒炒豆干、雪菜粉皮、油渣烧萝卜，常点的硬菜有糖醋带鱼、猪肝炒大蒜、葱烤鲫鱼、开洋焖蛋。临近饭点，居委会主任老赵靠墙无声站着，脸上每道皱褶里都溢着笑意，不吸烟的他会给进店的老顾客敬支烟，依然无话。而卖三角

包的小吃店似乎连店名都没的，我们素以店中所卖的“三角包”称之。有一位矮个、圆脸，戴眼镜的婆婆，与两个孙辈在打理。孙辈是一对年少的男女，面相酷似，皆眉清目秀，初以为是兄妹。女孩柳眉细长，两条长辫乌黝黝，常坐在门口油锅前余萝卜丝饼、三角包。每每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女孩，笑着与之招呼，她也嫣然浅笑，落落大方。可男孩对与女孩说话的年轻男性似有戒备。凡听到男性说话声，就会朝女孩这边张望，一旦见是他认定的敏感对象，便会从店堂里处移步过来，默默注视。哦，其实是对小夫妻！

“拍台角”的借口，总比周边食店多。生理的，心理的，甚至天气的理由都能成立。每次总由一人先去付款，最后大家平摊。也偶有先统一结账的人说，大家别给了，上月我得了一个好稿，就算请大家吧。这就扩展了“拍台角”定义的外延。如此，却引发了“敲竹杠”的兴盛。某某，你今天见报的稿子在评报栏里好评如潮，你得请客。谁谁，你那篇头条是我给的线索，不请客说得过去吗！还有一种更显悠闲怡然。一般是某个暮春的午后，那位伏案半天编版面终告完工，稿好题好，还配到好图片，心情特好，望着窗外明媚的春光说，天气真好，“我请大家吃三角包，谁去跑腿？”边说边将钱拍在桌上，声如磬玉。

吃了别人的请，心里就要记着还礼，下次做东一定不可漏了人家。

有过一次豪华的“拍台角”。大热天，采访的大汗淋漓地回来，伏案编稿的也纷纷直起腰，时临饭点，饿意阵阵，自然就聊到吃，讲到肉的各种烧法，话锋最终锁定在腐乳汁肉上。那次聊天

因有张参与，就将本是空说空话的聊天立马落到实处。张到报社之前当过烹饪教师、江南菜馆首任经理，当即起身率一干人等沿中山路北上，挺进繁华地段。来到江南菜馆，徒子徒孙们即使见是张老师要吃腐乳汁肉，也感为难，连说张老师，天热肉肥，这时节恐怕谁家都拿不出腐乳汁肉来。熟稔此道的张提示，问问聚丰园呢。电话过去果然说有，于是位于更北端的聚丰园派人马上骑车送来，钱当然照算。服务员姑娘端着回锅热过的、红澄澄、微微颤动的腐乳汁肉上桌，一直窃笑：没见过天这么热，还爱吃肥肉的。等她转身再上菜时，竟见满满一大碗腐乳汁肉已见了底，刚欲取走空碗，就有几人异口同声：放着，拌饭吃。姑娘掩嘴又吃吃笑。

“留人先留心，留心先留胃”，这句维系家庭关系的箴言，同样适用于单位团队。在还没“团建”一说的年代里，“拍台角”几乎成了最受欢迎的民间团建活动。别说在那社交方式和渠道单一的岁月里，就是在交流方式和场合无比多元的今天，人们对充满情感交流的聚餐仍是情有独钟。这种社交进食总能带来身心和谐，使进餐成为补充营养和滋养情感的双重进阶。

唇舌的功能不仅是进食，更是言语交流的器官。一次次杯觥交错间言来语去，终会碰撞出灵感的火花、言辞的涌泉，也是历练。竟然再来常接到“拍台角”的邀约，还总是推辞不掉，邀约方的理由是我若缺席就不热闹了，非得要去，否则谁来讲段子逗乐，谁来提供美食之外的情绪价值呐！听闻此言，心头不禁一惊：哎，当年那个青涩的我呢？

忆林
夕阳岁月忆往昔

| 朱雪坤 文 |

2005年2月4日，我的小文《人生七十》在《江南晚报》二泉月·家事版（责编：黑陶）刊载，一转眼，已过去二十个春夏秋冬。我已越过米寿之年，登上了鲐背之路，开始跋涉登攀了。有人总说只有老年人才会爱怀旧，回忆过去的事。我认为回忆往事是人性的本能，在回忆往事中体味甜酸苦辣的人生，在滋味绵长中过好剩余的夕阳岁月。

我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出生，在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长大，在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成长壮大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赡养父母；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退休，又在新时代国富民强的年代里乐享晚年，颐养天年。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是一次买到返程票的旅行。但在这人生旅途中，总有些日子及人和事值得铭记和回忆。那么，1936年农历十二月十七的这个日子及生我的母亲和生我时发生的故事就值得我铭记和回忆终生。

我家乡农村，农历的十二月称腊月，民风习俗中，每年的腊月十七十八这两天要掸檐尘。掸檐尘的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秘奥造宅经》曰：屋宅洁净，无秽气，则不生瘟疫。我们祖先深知尘秽能传播疾病，懂得掸檐尘是清洁卫生，可不生病。正值年终岁末，尘与陈谐音，又有除陈旧布新意的含义，其意是把秽气浊气霉气扫出家门。民间还有十七十八越掸越发的吉祥语，寄托人们辞旧迎新过大年，祈求平安康乐的美好愿望。

童年的记忆，住的是梁高檐宽的农舍，用长竹竿顶上捆绑稻柴作掸檐尘的工具。进了工厂，掸檐尘工具是到总务科领取长竹竿顶上粘着鹅鸭翅膀羽毛的长掸帚。现住平顶楼板房，站立方凳上用鸡毛掸帚就能把房顶墙壁掸个遍通。

母亲42岁才生我这个“末奶头”儿子，她常以自豪的心情讲我出生的故事，还讲给我儿子听，讲到她87岁

去世。母亲生我的那天时值农历腊月十二月十七，天气寒冷，母亲腆着大肚子卧在床上休息。父亲用长掸帚掸着梁上檐下的烟灰尘土时发出嚓嚓声，母亲叫着父亲的名字：“阿虎，这几天我觉得身子很重，可能要生了。”父亲只“嗯”了一声，继续挥动着长掸帚掸着檐尘，或许心里在盘算着来年开春如何帮大哥将媳妇娶进门。过后，母亲在床上朦朦胧胧地就睡着了。她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阿卉，邻村有个小男孩要送人，你要不要？”母亲听了说：“我们去看看。”正要走去，就是迈不开腿提不起脚，就惊醒了。这时母亲肚子隐隐作痛，便对父亲说：“刚才我做了个梦，今天我要生了，也许是生个男孩子。”那天上午巳时（9至11时），我降生到这世上。

时代在前进，人民的衣食住行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的穿戴花花绿绿，不但穿得暖和还讲究穿得漂亮和时尚；

人的吃喝丰富多样，不但吃饱喝好，还注重吃得卫生营养；人住有居处，安居乐业有保障；人们出行方便快捷，公路铁路高铁地铁任你挑选，早出晚归不用忧愁，朝夕达成常态。疾病医疗有保障，环境卫生有监管。

富裕起来的人们已摒弃和不认同在那个生产效率低下的农耕年代的那套——祈求上苍风调雨顺粮棉丰收温饱全年，祈求神灵护佑苍生无病无灾社稷祥和——所以，农耕社会的十七十八越掸越发的民风习俗已淡出富裕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这是时代前进、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但，我是在父亲哗啦哗啦掸檐尘的声浪中来到这世上的。对我来说，掸檐尘的民风习俗日子是不会忘记的，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每年，掸完檐尘，干净整洁地庆祝生日，全家人围坐一起吃碗生日面，已延续整整九十个春秋。